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(108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李宇洋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五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童話集—凌晨火車上的
女孩**

得獎感言：

很開心作品受到肯定。我很感謝當初遇上在凌晨火車上的女孩，讓我提起勇氣進行了這次的初次創作。



童話集—凌晨火車上的女孩

李宇洋 醫學五

火車上的時鐘顯示著凌晨三點，晃蕩的車廂搖擺在安靜的夜晚，高掛的弦月與搖曳的星光將微微的光芒灑落在大地，這片安詳的田園或是靜謐的農田、錯落的房舍沒有過多的燈火，似乎所有人的熟睡在溫暖舒服的夢鄉，有的只是遠處的火車、匡噹匡噹、匡噹匡噹。

少年始終都無法入眠，他困擾著、他想不起來自己何時搭上了這輛列車、想不起來遠行的理由，他什麼都不知道，因為他沒有上火車之前的記憶，就連自己是誰也不甚清楚。他徘徊在車廂之間，看著逐漸遠去的人們各自有終點卻漸漸沒有增加的乘客，似乎剛剛的一個小站，人便都走光了，空蕩蕩的車廂晃盪著空洞的旋律，匡噹匡噹、匡噹匡噹，而現在火車上的時鐘顯示著凌晨三點。失眠的少年從一節車廂走往另一節車廂，但那裡有的只是兩排空蕩的座椅不斷延伸，隨著他的腳步、從一節車廂延伸到下一節，就像是無盡的輪迴一般，少年宛如失落在惡夢的囹圄，此時晚風吹拂，窗外的星空彷彿正在打轉、安靜的世界只剩這輛不知向何處駛去的火車、與少年一人。

少年拉開了最後一節車廂的車門，在那裡，彷彿是從黑暗中垂降而下的蜘蛛絲，雖說細小卻晶瑩透亮，那是希望，對此刻的少年他感到心中無比的安慰。在座椅的末排，他看到了一個小女孩、一個如此熟悉的小女孩。

是的，一個八、九歲大的小女孩，當少年第一眼看她時，一個畫面閃過他的腦中。那是一片金黃色的花田，一小朵一小朵是未知名的小花，隨著風、在搖曳的花叢中慢慢

升起了一點一點的光芒，形成花與光點的星海，而小女孩便身處在那片花田之中，她拿著相機、對焦那一片如星星般的光芒，緩緩地呼吸、按下快門，然後自然的撥動底片的把手，然後重覆拍下下一個畫面。每當她再次拿起相機、細細的對焦按下快門，然後低頭調整相機，她的瀏海便似一片簾幕降在眼前，白皙的肌膚對比亮黑色瞳孔、深邃的眼中看見的是滿滿的幸福，她拿起相機轉向少年的方向，她笑著、笑的燦爛、笑的很美。少年不禁的向前走去，卻在下一個瞬間被迫掉回現實。

是的，一個這樣的小女孩，一手抱著一台老舊的底片相機、背帶過長的繞過她嬌小的身軀，她緩緩的點著頭、昏昏沉沉、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，似乎熟睡了卻又感覺隨時就要被火車晃醒的樣子。她並未發現少年，只是沉浸在火車的搖籃曲之中，半張著小嘴，如同和著火車的旋律哼唱，匡噹匡噹、晃蕩晃蕩。小女孩應該是睡著了，少年這樣想著。

少年在她對面的座位坐了下來，他看著小女孩的睡姿感到莫名的熟悉與安心，小女孩的樣子似乎本就存在於少年的記憶深處，嬌小的身形、白皙的皮膚、僅能蓋住耳朵的短髮、她身上那老舊的相機。少年應該要知道這位小女孩的，但除了剛剛快速閃過的花田景象，少年想不起來任何關於她的事。少年只是看著、看著眼前的小女孩熟睡，看著那一身紫色的連帽外套的她，倚靠著座位旁的扶手，斜著身子歪著頭露出嫩白的脖子，一幅美麗的景象便從她那美麗的鎖骨、隨著一條鮮明的肌肉向上延伸、直到痕跡隱沒在耳後的頭髮為止。少年看的著迷，也沒意識到鄉村的星辰已經被山洞的黑暗給掩埋了。

火車的鳴笛聲在山洞裡迴盪，彷彿試圖驅趕狹小的黑暗所帶來的恐懼，然而這份過大的聲響也吵醒了熟睡的小女孩。「嗯……這裡是？」，小女孩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，不經意接上了少年的視線，然而下個瞬間，小女孩忽然發覺了什麼似的慌張了起來，「我的眼罩呢！我的眼罩呢！」。只見她用左手死死

的遮住左眼，而露出的右眼、深黑的眼珠水汪汪的、簡直快哭出來了。下一秒車廂搖晃的劇烈，然後是「碰」的一聲，連接車廂的門大力的關上了。小女孩不見了，車廂內只留下了不解的少年。

「為什麼呢？明明是那麼美麗的眼睛。」

打開連接車廂的門，一切都變了。少年的眼前是昏黃的教室，木質的課桌椅、老舊的風扇，髒兮兮的黑板上被到處塗鴉，黑板正中央畫著一個大大的火柴人。大大的頭與不符比例的身體、一條條粗糙的線條留長到身體，或許上面畫的是一個女生。必須說，這是相當幼稚園小朋友的塗鴉，大大的臉被畫上了大大的眼睛，兩隻眼睛的大小明顯的不一樣大，左眼的眼珠也被畫得太過偏外而顯得不正常。

少年走近了黑板，只見那剩餘的空間被用歪扭的注音寫滿「怪物、醜八怪、醜女」等字樣、以及用「大便」這樣的符號來羞辱圖畫的女孩。以各種諧音來亂改名字、用各種可笑的符號以為好玩，小孩子那天真的想像力在這裡真是滿滿的惡意。少年面無表情的拿起了老舊的板擦，想要抹去了那些嘲諷與汙穢，「吱吱」的摩擦聲尖銳的令人噁心，但那醜陋的字跡卻難以擦去，只有一抹又一抹的擦痕，試圖用陳舊的粉筆灰來掩蓋惡意，然而就算字跡變的再淡淡、那些字依舊還是在那。

「太過分了。」少年毫無語調，他的內心在發疼、一股自責與懊悔無由的充斥著，不明來由。他試圖擦去那個惡意的頭像，但無論怎麼用力都擦不掉。那些圖像、那些符號、那些文字，似乎正訕笑著少年的無能，訕笑著那個被大家欺凌的女孩，似乎正用天真的言語說著「妳就是活該」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！」

粉筆灰四處飄散，少年憤怒的將手中的板擦砸向黑板，在揚起的灰塵中，眼淚便從少年的眼眶潸潸的流下。模糊的視線中，他看到黑板中女孩的眼角也流出了藍色的「淚

水」，像是用藍色粉筆畫上去的一樣，但圖畫卻真的在動，那眼淚正不斷的、不斷的溢出，從眼角、從臉龐、滴落至板溝然後消失不見。

少年被眼前突如其來的變化嚇了一跳，不禁的向後跌了幾步而撞倒了身後的課桌椅。他右手扶著其中一張桌子避免自己跌坐在地，卻瞥見那右手所扶助的桌子上，不斷有文字從抽屜爬出、聚集在桌面的角落然後形成一個火柴人女孩的圖像，隨後其他火柴人也爬上了桌面，他們嬉戲玩鬧、拿著一團一團黑色的線團扔向角落的女孩，女孩只是靜靜的待著、靜靜的。而後那群火柴人不知又從哪拿出了一個書包，書包似乎是女孩的，她試圖想拿回她的東西但卻被推倒，大家都笑了，「哈哈～」的字樣擠滿在女孩的身旁，而其中一個火柴人拿過女孩的書包高高舉著，然後開口朝下將所有東西都倒了出來，空咚空咚、空咚空咚。一點也不剩了。

對女孩而言，這個世界究竟還有什麼溫柔可言。只見那個火柴人伸手從書包的底層拿出一樣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，然後將書包丟還給女孩，一群人拿著那樣東西跑了。而鐘聲也在此時響起。

夕陽西下，操場上回響著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的旋律，催促著小學生們回家，和緩的樂聲夾雜著音響的雜音，小朋友的歡笑似乎也融入了音樂之中。少年走到窗邊，他看到那些年幼天真的小朋友在操場上追逐嬉戲，有些簡單的玩著樹枝樹葉、似乎對著地上的小生物正做著仔細的觀察與研究，這大概就像是大家小時候的遊戲，拿著樹枝戳弄螞蟻的巢、踩踏著那些四處逃跑的昆蟲，或是用樹葉玩弄著被找到的毛毛蟲、以及那些看起來弱小的蟲子，他們會笑著說：「矮額～好噁心喔！」，然後「啪嘰」一聲之後是大家歡樂的笑聲。

少年嘆了口氣，回頭在教室尋找其他關於小女孩的線索，但除了每個座位中泛黃的課本，這裡似乎什麼也沒有，垃圾桶裡看起來被一疊課本的殘骸給塞滿，塗的亂七八糟的內頁與零星的文具一起被埋葬在這裡。

「小女孩在找的是眼罩吧。但究竟會被藏在哪裡啊？」少年這樣想著，如果不是被藏在這間教室，要找回來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。少年皺著眉頭，伸手開始翻攪著垃圾桶，卻意外發現垃圾桶比看起來的還要深的多，於是便將桶內的東西都倒了出來。

紙張如雪崩般四溢了出來，日曆揉成的紙團、一枝枝短小的鉛筆、一小塊一小塊的橡皮擦便順著滾了出來，之後是一個便當盒「匡噹」的掉出來、腐臭的酸味隨之衝擊了少年的嗅球，油漬、飯粒、菜汁、肉醬混雜著下一層的東西被倒了出來，那些「廚餘」被一張張的照片給包覆，而那些照片數量之多、竟然像一道岩層般隔絕了垃圾桶內的雜物，在「照片層」的下面是一本厚重的老舊相冊，正是有賴於相片數量之多，相冊沒有沾染到一點髒污。

少年小心的拿出了相冊先放在一旁，轉頭看了看那夾雜著食物的相片，他看到一張又一張小女孩的照片，那正是他在火車上遇見的那個小女孩，照片裡的她總是低著頭、蜷縮在角落，似乎總是一個人，一個人上下學、在學校一個人吃飯、回到家似乎也是一個人，一個小小的公寓。小女孩常常買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，一個人在餐桌、一個人打掃、一個人整理，掃除家裡亂丟的垃圾與酒瓶。小女孩會一個人做作業，但她學習上似乎並不順利，她會煩惱的抓抓頭、會在數學的計算題上空白一片、會在作文簿少少的寫了幾個字便不知如何下筆，她的考卷分數總是不高、聯絡簿總是被寫紅字、家長簽章的地方也常常被圈起來，但她還是努力的完成作業，一遍一遍的國字、一遍一遍的默寫，她小巧的手握著過短的鉛筆，一筆一畫、一字一句的練習，小女孩的字很漂亮、相當相當的漂亮……小女孩沒有其他休閒，家裡沒有玩具、沒有娃娃、沒有電視、當然不可能有電腦，她常常一個人唱著歌，偶爾從街上接過了廣告當廢紙，便在上面畫畫，或者有的時候趁著沒有人發現，才從衣櫃的角落拿出一台老舊的相機、那是她爸爸留下的，她

會小心的擦拭掉上面的灰層、細細的從相機那小小的窗戶去觀望這個世界，小女孩會慢慢地對準物品、景象，然後按下快門，但相機裡面並沒有底片，她只是假裝拍下了照片。這台相機是小女孩最為珍貴的寶物，也是她唯一的玩具。

而窗台是小女孩最常待的地方，她總是看著行人、數著汽車經過，無數的夜晚只是在窗台旁邊等待，等著她唯一的家人回來，但常常不到十一點，小女孩就睡了，她一個人睡覺，在一張小小的沙發上睡著了。

少年默默的拿起角落的掃帚，將那些照片、廚餘、紙屑都掃回了垃圾桶。少年隨意拉開一張椅子坐下，他翻開那本相冊，裡面是陳舊泛黃的相片，那些照片大多都是街景，晚上的街燈、無人的公園、巷弄的轉角、擦肩的路人……少年向後翻了好幾頁，照片裡的人漸漸變多，似乎是在市中心拍的，車水馬龍的景象、來來往往的行人，穿西裝的、休閒服飾的、時尚流行的人們，交錯在大火車站前，那站前的廣場寬敞、一眼望去兩側的高樓整齊立正在旁，而夜晚的光線在閃爍，那是都市的光、是人潮的脈動。

再往後翻，景象漸漸變得黯淡，似乎離開了鬧區，而後好幾頁，都是河岸的景象——夜晚的河流與鐵橋。少年翻閱到了最後幾頁，空白的頁面漸漸增加，到其中一頁便只貼了一張照片，那是從橋上向河流拍去的景象，深夜裡那附近只剩少許的房子還亮著燈，而相片中央那條河流在微弱的燈光映照下，顯現著一種魔性的動感。那張照片的取景位置很高，河流的遠處，繁華的市中心依舊閃亮，在照片的天邊抹上另一種奇異的色彩。

而後，就再也沒有照片了。空白的頁面迅速飛越，少年翻到了最後一頁，卻是一個髒兮兮的眼罩夾在其中。

「會是這一個嗎？」少年看著那個眼罩，露出懷疑神情。

眼罩的骯髒並非是被糟蹋，而是看起來相當久遠而顯得骯髒，就像這教室的課本、

照片，似乎很久都沒在被使用過了。

「匡啷」。

教室的後門被拉開，一個小男孩跑了進來，他看到少年先是吃驚了一下，隨後是好奇地打量著少年。

「你是誰啊？在我們的教室幹嘛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裡。但我在找一個眼罩。」

那小男孩睜著大大的眼睛走向了少年，問道：「你手上的不是嗎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耶。」

「大哥哥，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啊！你到底是什麼人啊？」

「嗯……或許我是……未來人吧。」少年開玩笑的回答。

小男孩驚訝的抓著少年的手說道：「哇！好酷喔！未來耶！未來長什麼樣子啊！」。

少年稍微尷尬地指向黑板旁的日曆回道：「我大概是生活在十年後的世界吧。世界幾乎沒有什麼改變，亂糟糟的地方還是亂糟糟的，只有網路的發展有快速的進步吧！」少年閃過一絲的猶豫又問道：「小朋友，那是今天的日期嗎？」少年的手依舊指著日曆所顯示的那一天。

小男孩肯定的點點頭又繼續問道：「網路是很厲害的地方嗎？大家以後都住在那嗎？」這天真的問題卻讓少年感到相當的為難，少年再次尷尬地笑了笑，回道：「大概……差不多吧……」。

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」小男孩聽到之後，不禁興奮的又叫又跳。

「那你呢？小朋友，現在不是應該要回家了嗎？」少年打斷了他興奮的情緒問道。

「喔對！我也在找眼罩，我朋友的。那是她很珍貴的東西。」

少年拿起了那老舊的眼罩問：「這個嗎？我在這本相冊裡找到的。」

「不是！」小男孩搖了搖頭說：「這個太舊了，我找的那個很新。而且這個相簿應該不是我們教室的東西喔，之前從來沒有看過。」

「是這樣喔。」少年回道，「那你說的朋

友該不會是那個人吧？」少年指向了黑板。只見小男孩著急的解釋：「那些都是壞同學的惡作劇，不是真的！大哥哥你不要相信！她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人，很溫柔、善良，我從沒見過像……」

「我知道我知道，你不要著急，我不會相信那些塗鴉的。」

「咦？大哥哥，你也認識她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不知道，但我應該要知道的。我……怎樣也想不起來……以前的事……」

「是這樣喔？大哥哥，所以你也是要幫她找回眼罩是嗎？」

「算是吧。」於是少年便跟小男孩說了他遇見小女孩的經歷。「我覺得她應該是我熟悉的人，或許她能告訴我……告訴我一些以前的事。我必須找到她，必須……」少年並沒有繼續說下去，每當他想到小女孩時，總是不禁的感到難過與愧疚。也許比起找回自己以前的記憶，對少年來說更想要彌補小女孩。

「原來是這樣啊……大哥哥，那我們去找她吧！你應該有很多話要對她說對吧！」

「你知道她在哪？」少年吃驚地問道。

「當然啊！我可是她的好朋友呢！我們必須去完成跟她的承諾才行！」小男孩自信滿滿地拉著少年跑出了教室，絲毫不給少年任何發問的機會。「承諾」一詞在少年心中留下了問號，但小男孩跑的飛快，少年光是跟在他後面就已經上氣不接下氣，只見小男孩穿越了操場、彎過校門、過了幾個無人的路口過後，最後轉進了一個公園。少年好不容易追到了門口，彎著腰喘著正想要問小男孩話卻聽到他的聲音。

「接下來就拜託你囉～大哥哥，幫我完成我沒辦法去做的事。我跟她的承諾、你跟她的承諾。」

此時少年抬起了頭卻已不見小男孩的身影，在他眼前的公園昏暗的路燈下，搖盪鞦韆上的一位小女孩，過耳的短髮、頭低低的、一身紫色的外套跟脖子上掛的相機……

「是那個小女孩」，少年走上前去，只聽到她

輕聲的哭泣。

「為什麼……」小女孩低聲啜泣道。「為什麼現在才來……為什麼要丟下我……為什麼不要我了……」她小心翼翼的抑制著自己的哭聲、輕輕的擦拭掉眼角的淚水，害怕著掉下來的眼淚被發現。她慢慢抬起頭、汪汪的大眼睛看著眼前的少年。修長的睫毛與深邃的黑眼珠、眼角微紅的血絲與輕輕抿起的小嘴，輕聲的訴說如同做錯事的孩子，她微微的側臉，以使用右眼看著他，而左眼則不自主地偏向外側，她無法控制那雙失常的眼睛，她甚至害怕讓別人看到她的左眼，小女孩覺得那是不幸的詛咒。少年單膝跪坐在她面前，前傾的身體擁抱住那輕柔嬌小的靈魂。

「為什麼現在才來……我等了好久……好久……什麼樣的辛苦我都忍了……忍了下來……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都沒有回來……我們說好的啊……」

小女孩哭了，嚎啕的、放聲的，她哭得令人心疼、哭得令人憐愛，那是壓抑了多久的悲傷、那是等待了多久的寂寞，她的哭聲撕心裂肺，宛如將一生所有的冤屈盡數哭了出來。

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」少年抱著小女孩，反覆的說道。他說的很輕、說的愧疚、說的悲傷、漸漸帶有哭腔。少年也哭了，彷彿和著小女孩的哭聲，伴著低沉與抑鬱。少年的視線是模糊的、小女孩的靈魂是溫暖的，少年每滴落一滴眼淚便慢慢想起他與小女孩的事情。

十年前他們相遇，他被小女孩的溫柔所吸引，他出面保護她不被同學嘲笑、他安慰她、說小女孩的眼睛很美，他可能曾驚訝於她的畸形，但也只有他接受了她的病態以及她的美，那時的少年只是一個男孩，但他卻相當勇敢，是他、是少年、是當時的男孩溫暖了女孩。

「你說你會保護我的……不會讓我受到欺負……你說媽媽還是愛我的……要給大人一些時間……你說爸爸一定會在星星上守護我的……要我不要害怕……可是……可

是……同學不跟我好……老師也不理我……就連媽媽都說如果沒有我就好了……我好痛……好痛……」

小女孩用力抱緊少年，像是害怕他再次消失似的，如果還有什麼是支撐小女孩活下去的理由，那也就只剩少年的存在了。

「為什麼我會遇到這樣的事……為什麼我是沒人要的孩子……為什麼大家都大家都愛說謊……為什麼……爸爸……媽媽……為什麼你們都不要我了……」

在喘氣聲中，小女孩把所有情緒都發洩了出來。小女孩想起了她的爸爸媽媽，她曾經答應爸爸要代替他保護媽媽，但兩個人的家裡媽媽去越來越奇怪，有時非常的溫柔、卻總是忽然大哭或是生氣，她保護不了媽媽、她想要安慰媽媽卻總是換來打罵，打罵之後又是哭泣擁抱，小女孩以前有著跟爸爸一樣漂亮、明亮的雙眼，媽媽總是喜歡在最後吻上她的眼皮。她們的生活自然過得不是太好，小女孩傷痕累累但卻無怨無悔，因為她跟爸爸約定好了。

然而有一天，小女孩卻漸漸發現視力變得模糊，彷彿東西都分裂成兩個，她覺得異常的暈、看不清楚東西，尤其左眼的視力幾乎快完全看不到了。小女孩照見鏡子，她的眼睛已經不是原本那雙漂亮的眼睛了，如同凸眼金魚一樣兩隻眼睛分的好開，她昏倒了，但這是個永遠醒不過來的噩夢，她的媽媽離開了她，不再為她準備早餐、便當、晚餐，漸漸下午出去工作、早上才回家睡覺，小女孩回家也看不到媽媽，漸漸只剩隨便的外食，只剩自己一個人。

是啊，為什麼她非得遇上這種事呢？如同上天惡劣的玩笑，原本一個幸福溫暖的家庭變得什麼都沒有了。少年只能是哭泣，替著小女孩哭泣、替著自己的無力哭泣。

「對不起……我沒有保護好妳……我什麼都沒有做到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
要是那個時候沒有離開就好了，少年是這樣想的，但他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，突然家裡的變故，男孩不得不轉學，他離開了小

鎮，離開了女孩。在離開那天他約了女孩，就在這個公園，就在這個鞦韆，他送給了女孩一個眼罩，「如果你害怕的話就戴上吧，這就像是我不一樣，會在你身邊保護你的。」那時男孩如此說道。

然而眼罩並保護不了女孩。

「我什麼都沒做到……我……」少年感到更加難過，他的淚潰堤了，低沉的嗚咽掩蓋了小女孩的哭泣，漸漸他只聽到自己的聲音不斷的責備自己。他想起自己曾多麼天真，以為自己一人便可以保護女孩，與世界對抗。他曾打跑了那些嘲笑女孩的同學、他總是不厭其煩的跟老師告狀，他會帶著便當與女孩一起分享，放學了一起到公園玩耍，他們會盪著鞦韆、盪的好高好高，世界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的大、卻又如此的小，也只有在那樣的時刻，女孩才能像一般平凡的孩子，多麼快樂、充滿著笑容。一次他曾經在鞦韆上對女孩說：「哪天我變得厲害了，我一定會帶著你一起去旅行，以後我們就不斷的走下去，走到一個你喜歡的地方，然而住在那裡。」那時女孩只是笑了笑，對他說聲：「傻瓜。」

「傻瓜。」小女孩輕輕撫摸著少年的頭，她的情緒已經平穩了下來，她擦拭掉自己的眼淚說道：「你是我一輩子最幸福最幸福的回憶。是我剛剛太任性了……我已經很幸福了……請不要為我難過……」

「這不是誰的錯……」小女孩微笑著看著少年繼續說道：「你還記得我們的約定嗎？我有想去的地方，能帶我去嗎？」

少年點點頭，站了起來，他雖然還不夠厲害，但他始終是當年的那個男孩，為了女孩他就是勇敢的騎士。他將眼罩還給了小女孩，小女孩握住少年的手，兩人拖著長長的影子消失在這座小鎮。

夜晚的火車很是喧囂，長長的鳴笛聲劃過漆黑的山洞，而車廂裡只剩少年與小女孩兩人，他們牽著手、卻沒有任何交談，夜晚的這份安靜彷彿是上天給留給他們的最後一份祝福。小女孩閉著眼睛、將頭靠在少年的

肩膀上，在溫暖的車廂裡，她回想起那寒冷的最後一晚。

那晚，女孩她跑出了家，帶著她最珍貴的相機，她想要去找那唯一可以支持她可以繼續存在的人，但在茫茫人海之中又要到哪裡找呢？女孩才知道自己已經什麼都沒有了。風冷冷的吹著，女孩獨自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，她看著那光彩的景象、看著那些簇擁的人們，她已經不再哭泣了。手中的眼罩隨著強風被吹下，那晚河水正是冰冷，女孩在下沉，在最後白花花的水花中她還是想起了男孩。

「好想再見你一面啊，但是再見了……」

而現在，她很滿足、滿足到滿臉都是開心的笑容。少年也隱約感覺到、小女孩總存在在那段空白的記憶裡，而現在，她就在身邊。

「這次我不會再放手了」少年在心裡說道。

火車穿過了山洞，眼前是黎明的光景、和煦的晨曦照亮一片的花田。佈滿在軌道旁無盡的花海，那小小朵金黃色、不知名的小花，在朝陽的照射下顯得更加的鮮活耀眼。

他們下了車，一個小小的車站便被這樣的花海包圍，微風吹過金黃色的浪潮拂過他們臉龐。小女孩興奮的拿起她的相機，在花海中穿梭、在花海中拍照，透過那小小的窗、對焦那一片幸福的田野，小女孩按下快門，然後熟練的撥動底片的把手，然後拍下下一個畫面。「如此熟悉的場景」，每當她再次拿起相機、細細的對焦按下快門，然後低頭調整相機，她的瀏海便似一片簾幕降在眼前，白皙的肌膚對比亮黑色瞳孔、深邃的眼中看見的是滿滿的幸福，她拿起相機轉向少年的方向，她笑著、笑的燦爛、笑的很美。

少年回應的對她笑了笑，如此簡單的幸福卻是如此的困難，這世界到底是怎麼了。

少年慢慢地走向小女孩，卻突然莫名的感到心痛，每走一步心就像被針扎著了般、一步一步都是痛……少年最終還是走到了小女孩的面前，小女孩則靦腆的向著少年笑了

笑：「謝謝你，真的很謝謝你。要是當時……再堅持久一點的話……就好了……」然後她將相機交給了少年說道：「打開吧。裝底片的蓋子。」少年看著小女孩猶豫了一下，低頭將相機的背蓋打開，但原本該裝底片的地方卻不是底片，而是一張紙條。少年再次抬頭看向小女孩，卻看到她向後面倒去。

不！是向下掉落。當少年意識到時，那片幸福的花海已經消失不見，而他正在站在鐵橋桁架的最高點，小女孩正向橋下幾十公尺高的水面落去。寒冷的晚風強勁刺骨，遠邊的城市顯得光彩奪目，小女孩對著少年露出微笑的面容，眼角卻是閃閃的淚光，她這次手緊緊握住了少年給的眼罩，遠遠的似乎對著少年說了些什麼，但一切都沒入水花聲之中。

「不要啊！！！」

少年想要去抓住小女孩的手，但怎麼都已經遲了，伸出的手已經抓不到任何東西，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車門矗立在面前。少年跪坐在那熟悉的車廂，他哭著，大哭大喊著：「為什麼！到底為什麼！我什麼都做不了……什麼都給不了……這到底算什麼啊！！！」可惡啊！可惡啊！」他捶著地板，腦中反覆的撥放小女孩最後的身影，那彷彿將少年推開一般，自顧自的掉了下去。「哈……哈哈！」他莫名地笑了起來、而眼淚卻滑稽的嘴角不斷滴落，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」。

少年彷彿反覆聽到小女孩最後微笑著說：「再見了……我最愛的人……謝謝你……」，伴著她一如往常的溫柔，卻說出如此殘酷的話。

「再見……這不是再也見不到了嗎……」他癱倒在地上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那我究竟還有什麼意義，沒有記憶、沒有目的，什麼都做不到……」

火車的時鐘正指向凌晨四點，鳴笛聲響的煩躁，轉眼間火車已經穿過山洞，平坦的田園沒有任何東西，只是時間還在繼續，而少年冷冷地看向窗外。他向上拉開車窗讓冷風吹了進來，可是冷風無法冷卻他的大腦，

他眼前彷彿還是撥放著小女孩落下的畫面。事實上，少年是知道的，小女孩早就走，或許在當時他離開小鎮後的幾個月就走了。這很好理解，好幾年過來，小女孩怎麼可能還保持著當時的模樣，小女孩怎麼可能認得數年後模樣的少年。那本相冊的照片才是現實，小女孩最後的身影依舊，橋上是如此的冷、而河水又是怎樣的冰。

然而少年始終不願意接受這些荒謬的現實。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搭上這輛火車、不知道為什麼會回到那座小鎮、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的他要帶領著自己去找小女孩……這到底……有什麼意義……人早就已經……不在。

少年癱坐在位子上，手中緊握著小女孩給他的紙條，而那台相機被放置在一旁。少年只能反覆的回憶著最後的畫面，最後小女孩跳下去了，但最後小女孩是笑的。

她是滿足的，她寧願再死一次都想要再見少年一面，完成他們之間的約定。「這到底算什麼啊」少年長嘆著。此時火車已駛離了凌晨，清晨的陽光冉冉升起，照耀著火車、照耀著大地，這裡是一座城市，一條大河橫然而過，而火車正停駛在這座大河的橋上。

車門打開了，少年走下了火車，他看著距離橋下幾十公尺的水面波光粼粼，看著眼前的景象如此生氣勃勃。少年站上了橋，感受著同樣的強風吹拂，感受著即將墜落的無助與徬徨。

「少年，你不怕死嗎？」一道聲音從耳畔響起。

「我都能在這樣的世界活著了，你說我還會怕死嗎？」少年只是冷冷地回道，可是他想到小女孩的笑容與那張紙條上的內容，他就猶豫不已。

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！」這是小女孩最後給少年的字。少年握著紙條、不禁流下淚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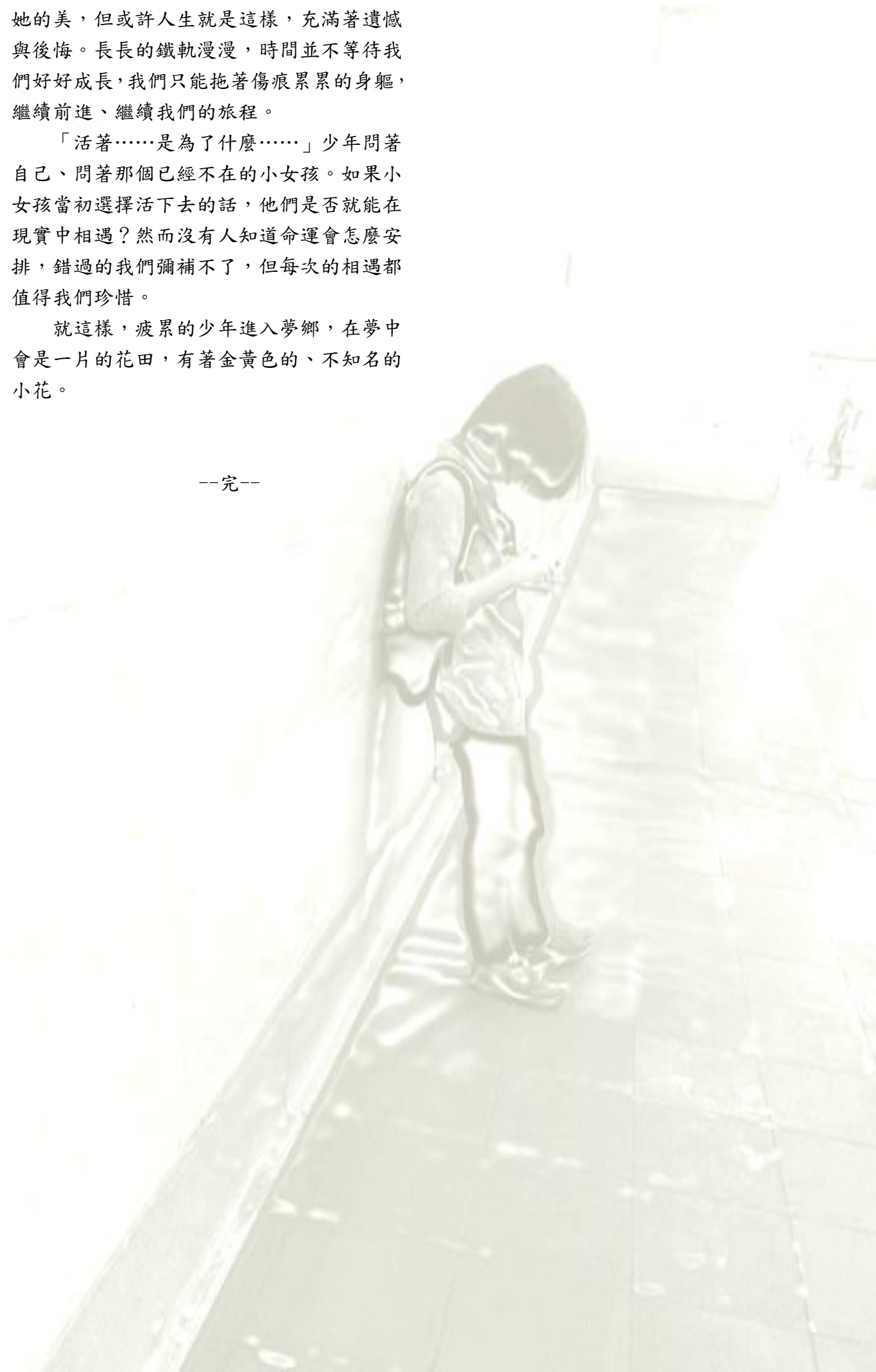
火車重新出發了，少年搭上了火車，在朝陽下，他的思緒混亂、疲憊的精神讓他睡倒在座位上，他念著小女孩、念著她的缺陷、

她的美，但或許人生就是這樣，充滿著遺憾與後悔。長長的鐵軌漫漫，時間並不等待我們好好成長，我們只能拖著傷痕累累的身軀，繼續前進、繼續我們的旅程。

「活著……是為了什麼……」少年問著自己、問著那個已經不在的小女孩。如果小女孩當初選擇活下去的話，他們是否就能在現實中相遇？然而沒有人知道命運會怎麼安排，錯過的我們彌補不了，但每次的相遇都值得我們珍惜。

就這樣，疲累的少年進入夢鄉，在夢中會是一片的花田，有著金黃色的、不知名的小花。

—完—



評審賞析

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小說組

第三名 李宇洋 童話集-凌晨火車上的女孩

本篇小說藉由夢境憶及故人與往事，輾轉闡述自我及故人心境的轉折，透過穿越、奇幻等形式處理小女孩被霸凌的往事與傷痕，以及無法及時伸出援手的缺憾。故事鋪陳細緻，心裡層面的處理也到位，整體文字洗練，節奏充滿張力。但敘事有的部分稍嫌凌亂，而題目以童話集命名，顯然說的並非童話，而是傷痕寫作。但箇中寓意並不凸出。